

国家社科基金获优项目
获全国第五届高校科研成果(人文科学)二等奖
获新疆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修订版)

散文·报告文学卷
戏剧·影视文学卷

新疆当代文学史

主 编◇夏冠洲 阿扎提·苏里坦 艾光辉

修订统稿◇夏冠洲 陈柏中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修订版)

散文·报告文学卷
戏剧·影视文学卷

新疆当代文学史

主 编◇夏冠洲 阿扎提·苏里坦 陈光桦
修订统稿◇夏冠洲 陈柏中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当代文学史:散文、报告文学卷·戏剧、影视文学卷 / 夏冠洲、
阿扎提·苏里坦、艾光辉主编.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228-15260-5

I. ①新… II. ①夏… ②阿… ③艾… III. ①地方文学史—新疆—
当代 IV. ①I209.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1896 号

责任编辑 李庆晖

整体设计 刘堪海

出版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总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制 作	乌鲁木齐形加意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乌鲁木齐大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43.50 元

内 容 简 介

《新疆当代文学史》是2002年6月立项、2005年10月经专家评审通过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大型课题的最终成果,是经过课题管理单位新疆师范大学十多个协作单位二十余位多民族的当代文学专家为时四年集体努力的智慧结晶。

这是一部地域性多民族的当代文学史。课题共分六大卷:依次为《小说卷》《诗歌卷》《散文·报告文学卷》《戏剧·影视文学卷》《文学翻译卷》和《文学评论卷》,前有前言和总论,后附《新疆当代文学大事记》等重要参考资料。本书在尽可能完整地收集、翻译、整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60年来,新疆多民族(主要包括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和满等9个民族)多语种的数百位作家、上千种作品及有关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等文学现象,放在世界语境和新疆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上进行了认真的梳理、论析和整合,对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文学源流、基本成就、发展历程、创作经验、相互影响、文学共性和各民族文学个性等问题第一次进行全面的检阅和系统研究,并对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作出初步探讨,集中地反映出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丰富性和整体性。

本书作为总结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第一部全景式的专著,采用汉语写作,视野开阔,规模宏大,结构比较合理,文学观念较新,史论结合,注重文本分析和不同民族文学之间影响的研究。既有宏观论述,也有比较深入细致的微观论析。资料翔实,立论客观,不乏创见,具有学术开拓性和前沿性,从而在中国大文学地图上为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描绘出独特、鲜明的色彩,填补了我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空白。

本书不仅可以作为高校文科辅助教材使用,也可成为广大文学研究者、作家和文艺爱好者的参考读物。它既为民族聚集的兄弟省区撰写地域性多民族文学史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参照,也为拟议中的中华大文学史的撰写奠定了一块基石。

本书于2006年出版后,在全国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这次修订,对内容作了相应的删节和增补,于总的篇幅上则有所压缩。



序

◎ 王 蒙

新疆师范大学夏冠洲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大型课题“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已获得国内专家组的良好评价，即将以《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为名出版。我向新疆文学界的老朋友们表示衷心祝贺。

这部百万字的大书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没有新中国成立后半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新疆多民族文学突飞猛进的发展，没有这么丰厚的文学积累，没有数十位新疆多民族学者的努力，完成这样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是不可想象的。

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新疆当代文学是一种多民族、多语种、多元文化的文学，颇具地域和民族特色。当年，我在新疆就曾为它的多彩多姿而感动赞赏，也受到它的滋养和熏陶。这部大书以全景式的规模、完备的体例、翔实的资料把新疆当代众多复杂的文学现象放在世界语境中去加以考察

研究、梳理整合，作出了贡献。全书注重文本分析和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做到了“史”与“论”、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表现了新疆当代文学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其前沿性和原创性的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在我的印象中，这部大书是我国多民族聚集的省区地域性文学史的第一部，开风气之先，具有全国意义。以往成书的众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基本上都是汉族文学史，对各兄弟民族同样辉煌的文学成就反映得不够，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书写中的一种遗憾。《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的出版，就为今后更完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撰写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准备。

预祝新疆文学界的各族朋友，在创作和理论研究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2005年12月7日于北京



前言

写作缘起

我国新文学已有 1 个世纪的发展历史，文学研究界至今先后编著出版了各种现当代文学史（或称新文学史、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达 300 余种。几代学人以学术接力的方式，对于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的研究越来越趋向开放、全面、准确、深刻和科学化，为总结百年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这些现当代文学论史著大都存在着两个严重的缺陷：一是学术个性不足，二是整体性缺乏。

学术个性的普遍缺失是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关于文学史讨论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学术界已经充分意识到，这是由于在延续多年统一的文学观念制约下，又照搬了西方文学史观而相对轻视本国传统文论所带来的理论偏颇，同时也与要求稳妥的教科书写作模式和集体编写体制的弊端不无关系。众多现当代文学史，只是满足于在既有理论框架和写作

体例内不断重复制作,至多在局部领域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或随着文学的发展沿着平面展开,做些延伸工作而已。不过,这种不尽如人意的情况近年来已有所改观。经过“重写文学史”的热烈争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反思,一批有远见卓识的学者作出不少大胆的尝试,迈出了新的步伐,获得了可喜的突破。仅以中国当代文学史而论,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等,基于独立思考,率先打破了现成思路,显示出较强的学术个性,创见迭出,令人耳目一新。当然,编写出一部成熟的、拥有全新科学体系、具有鲜明学术个性的现当代文学史,还是一项十分复杂艰难的文化大工程,尚须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经过众多学者不断的探讨、实践方能最后完成。在我们这部属于初创阶段的地域性、多民族的文学史著作中,限于学识水平和编写体制,目前尚无力在显示学术个性方面进行尝试。

关于现当代文学史撰写的第二种缺陷即整体性的缺失,作为长期工作在边疆地区的多民族学者,我们的感受尤为深刻。为此,我们不揣冒昧,准备对此尝试做一些弥补工作。

我国是一个拥有 56 个民族的大家庭,而数千万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又覆盖了中国版图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共同体,而文学则是文化中的一个基本元素和重要载体。可是已有的数百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基本上都是汉民族的文学史(而且往往还不包括港、澳、台部分,确切点说只是大陆汉文学史罢了)。其中部分文学史虽然也注意到应该避免这种偏颇,在著作中加写了论及少数民族和港、澳、台部分的若干章节,但是大都没有融入有机的整体之内,所占比重极少,而所用的材料一般大都已经过时,论析往往语焉不详,用于高校课堂教学,也多因课时有限而略去不讲。

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文学,由于发育相对充分,水平较高,影响巨大,而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主体和代表来论述,这是谁也不会有意见的。但是问题在于,这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现象做简单片面处理的情况,反映了我们的研究者对汉语文学过分推崇的倾向。它忽视了不同地域和民族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忽视了许多兄弟民族丰富多彩的、有着蓬勃生命力和独特个性的文学现象,结果造成读者的误读和学生知识结构的缺失。显然,这与冠以“中国现当

代文学史”之名是极不相符的。我们所说的这种多民族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并不意味着汉族文学在历史上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相反,从几千年的文学史上看,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文学的发展水平并不与它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和人口的多少成正比。常常有某些小民族却取得了世界性的文学成就就是明证。因此,在文学和文化上,各民族应具有平等的地位,并共同构成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或多元一律的总体格局。也因此,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看,如此把汉文学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孤立起来,既不利于揭示文学艺术发展中的诸多源流问题,很难准确把握我国文学多元文化因素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特点;同时也不利于充分展示我国文学现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更无法解释其数千年来连绵不绝、长盛不衰的发展动力问题。

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境内各兄弟民族历经数千年历史共同创造的。正是由于常常处于政治中心地位的汉族农业文明和边缘地区众多少数民族异质的高原文明和草原文明(这些不同质的文化并非主从排斥关系,而是并峙互补关系),经过漫长时间反复地碰撞、渗透和融汇,才逐渐整合而成今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这正是它历经数千年能够延续至今发展壮大而历久弥新永葆青春的根本原因之一。境内各兄弟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对中华文明都有着“输血再造功能”的伟大贡献。数千年中华民族的文学发展史自然也是这样。因此,在撰写大中华现当代文学的工作中,应该树立一种实事求是的、全新的开放型整体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与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不能缺失一样,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同样不可或缺。

对此,不少前辈文学史家早就敏锐地感觉到了。王瑶先生在给《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如果仅仅局限于汉文学在现代的发展,而不把少数民族的文学的发展也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我们所描绘的现代文学发展图景,就不免是片面的。”^①近年,杨义先生也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重要命题。他认为,以往的中国文学史“存在着一个根本缺陷。……文学地图上这么样的书面的或口头的创作,千百年来流传在民族杂居的几百万平方公里的

①王保林,等.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土地上,如此崇高,灿烂多姿,却没有进入文学史,你能说你的文学史是完整的吗?”因此,他主张“把各民族的文学现象,放在一幅巨大的中国文学地图上重绘,才能全面而真实地还原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夺目光彩,才能全面而真实地还原出中华民族元气淋漓的创造能力”。^①当然,这是一项宏伟的文化工程,需要几代学人为此付出长期而艰辛的劳动。为此,北京和全国各地不少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者近年来已经先期做了大量的探索工作,在认真收集资料 and 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陆续编著出版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史,为最后共同完成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准备了必要的砖瓦构件,为绘制出更完整的中国文学地图作出了一系列贡献。以我们新疆而论,各族文学研究者近年来就先后出版了《维吾尔文学史》(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曼等著)、《20世纪维吾尔文学史》(阿扎提·苏里坦等著)、《20世纪哈萨克族文学概观》(吴孝成等著)、《哈萨克族文学创作突破论》(夏里甫汗·阿布达里著)、《柯尔克孜族文学史》(曼拜特·吐尔地著)、《小说世界的一角》(周政保著)、《西部:边远省份的文学写作》(韩子勇著)等,以丰硕的研究成果填补了这方面的学术空白,也提供了许多成功的文学史撰写经验。

具有悠久的多元文化的传统,占有全国六分之一领土的辽阔疆域,拥有13个世居民族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新中国成立后60年来,包括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锡伯等多民族的当代文学的成就是十分可观的,它已越来越引起国内文学界的高度注意。不断涌现出的多民族作家、数以千计的优秀作品、独特鲜明的文化质地、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等等,为我们的文学研究准备了丰厚的、富有魅力的矿藏;而历经数十年业已形成的一支日渐成熟的多民族文学研究队伍,加上已有的前期学术成果,一切都已表明,在已有丰富的文学积累的基础上,编写出一部比较完整的《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的主客观条件,业已成熟。经过我们课题组的反复论证后认为,利用时间相距不算太远、相关资料的收集相对容易、有关文学界的当事人也大都健在等有利条件,在新世纪伊始,依靠集体的力量,对60年来新疆文学的成果和经验做一初步的历史性

^①杨义,邵宁宁.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华文摘,2005(2).

总结,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大家感到,新疆是一个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文化资源的大省(区),它的文学具有全国不多见的多民族、多元文化和多语种的典型意义。如果我们能够早日编写出这么一部新疆当代多民族的文学史,为新疆这片辽阔的疆域填上鲜明的文学色彩,我们也就能为弥补以往中国当代文学史整体性的缺失,为最后描绘完整的一幅中国文学大地图作出自己的贡献了。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多民族的文学积累不断增多,我们的初步成果也就可以作为一块铺路石,为新疆年轻一代的各族文学研究者们的继续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参照系。局部地看,这项工作对于增进新疆多民族文学之间的沟通了解,以实现相互激励、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也不无裨益。上述种种,就是我们撰写《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这部丛书的初衷。

基本概念与对象

任务确定之后,就需要对纷纭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一番考察,作出科学的界说和选择。

任何概念都要受到一定的时空和对象条件的制约。据我们课题组当初的设想,“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基本概念就应该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60多年来与新疆有关的文学现象。文学史作为历史的一种,是由事实和思想构成的统一体。文学史研究的文学现象种类繁多,例如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源流、文学运动、文学分期、文学论争、文学影响等等。按照陈思和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中的说法,文学史应当包括3个相互联系又有递进关系的层次,即作品、过程、精神。他还指出,作家及其作品毕竟是其中最主要的对象,没有第一个层面对优秀作品的准确论析,文学史就失去了研究的基础^①,这当然十分正确。有鉴于新疆当代文学起步晚,发展相对落后,还

^①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不够成熟,可供研究的其他文学现象还比较薄弱,例如文学思潮、文学运动,除了受内地的思潮运动共同的巨大影响外,没有出现本源性的命题,其影响也往往通过作家个体实现的;再如文学流派,除了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汉语作家的“新边塞诗派”外,也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流派。同时,新疆各族的当代文学研究者,虽然过去对相关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积累了不少成果,而对文学思潮、发展阶段、相互影响和作家的精神历程等宏观的深度研究却还很不够。有鉴于此,利用已有的成果,我们在这部书中将把当代与新疆有关的作家作品列为研究的基本对象,而其他相关的文学现象,则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通过每卷的绪论和每个章节的概述做一概括性的介绍,并结合具体作品的论述,传递出尽可能多的文学史信息。因此,我们这部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仅属于文学史的第一个层次,主要研究的对象是作家及其作品。通俗浅近和普及性,是我们对此书的学术定位。也因此,我们目前的著作只能称作为“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还不能称作真正的“文学史”。

明确了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基本概念,确定了主要的研究对象之后,当我们深入地考察与新疆有关的作家作品时,我们才发现,这个“有关”却呈现着十分复杂的情况。

首先,书名是“各民族”还是“多民族”的问题。新疆2000余万居民虽然拥有全国所有的56个民族,而世居民族实际上只有13个。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新疆主体民族维吾尔族和汉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和满族这9个民族外,其他人数极少的民族,如达斡尔族、塔塔尔族和俄罗斯族相关的文学创作,我们目前只收集到一些零星的资料,一时还很难作出较系统完整的描述。新疆境内的乌孜别克族人数也不多,但诗歌和小说却相当发达,戏剧也产生得较早,但只是因为作家们多用维吾尔文创作,于是人们常把它归入维吾尔族文学艺术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必须从事实出发,现阶段只能对新疆上述9个民族的文学进行研究。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及时将原来向国家社科规划办申报时的课题名称“新疆当代各民族文学”改为现在的“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虽仅一字之差,却比较名副其实。对于“当代多民族文学”的概念,我们的理解是,它有两个层次:一是从民族文化上看,体现

了新疆当代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从文化传统到语言载体都是多民族的;二是共同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环境,使多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吸收、借鉴、渗透,形成了一种相互交融的整合状态。因此,研究当代多民族文学也不应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孤立进行,在研究不同民族文学的特质、优势、成就的同时,也应研究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渗透与影响,指出其在新疆以至全国多民族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和贡献。

其次,关于民间文学的处理问题。一部完整的文学史,是应该包括作家书面文学和民间口头文学两大部分的。我们最初进行课题论证时,考虑到新疆多民族的民间文学十分丰富,堪称光彩夺目,浩如烟海,研究成果也十分可观,就曾准备把民间文学也作为一卷列入其中,并且已写出了10万字的初稿。但是当我们深入研究后感到,我们原来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第一,民间文学部分初稿所写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历史上流传至今的民间口头创作的文学作品,并非当代诞生的;第二,初稿没能超过新疆民间文学研究已有的水平,而这些成果早已反映在多种大部头著作中了,再加进去未免重复;第三,初稿论及民间文学对当代书面文学巨大影响方面的内容极其薄弱。这方面本来是我们计划重点总结的内容,但却又是在短时间难以完成的。因此,把目前这样民间文学方面的内容纳入名为《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的书中就不太合适,于是我们只好决定忍痛割爱。这样一来,我们所研究的只能算作“新疆当代多民族书面文学”了。其实这也正符合国内目前已有的诸多文学史的通例。

再其次,如何区分作品“与新疆有关”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新疆的兄弟民族作家来说自是题内应有之义,因为他们一般都世居新疆,所创作的作品也基本都是以新疆生活为题材的。情况比较复杂的是汉语作家这一群体。经过分析,我们决定这样来判定汉语作家作品是否“与新疆有关”的。第一,从新疆文坛起步,并一直居住在新疆的作家,是属于典型的“新疆作家”,他们的作品不论题材、背景如何,实际构成了新疆汉语文学的主体部分,理所当然地要列入研究对象;第二,长期留住新疆后来才移居到内地的作家,如王蒙、艾青、闻捷、碧野、杨牧、陆天明、文乐然、王刚等,他们以新疆为题材、为背景的作品自然也应属于“与新疆有关”,是新疆汉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对新疆短期体验生活甚

至多次访问的内地著名作家,他们以新疆为题材为背景的优秀作品也应视作“与新疆有关”。此外,有全国影响的影剧作品如《冰山上的来客》等,其题材既然表现的是新疆生活,也应列入其中。上述几种作品,都被我们纳入“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范畴予以论析。当然,对待上述不同情况的汉语作家的作品,我们还是要区别主次的,对前两种作品要用较多的篇幅作出充分的论析,以保证重点。这样,经过反复辨析、筛选,我们逐渐缩小了范围,最后圈定了所应考察研究的文学现象。

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作家作品的归属问题,我们是这样考虑的:虽然兵团近年已被国家单列为独立的、省一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体,但是它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且没有把它从地理行政区划中分离出去,兵团仍在新疆的版图之内。更重要的是,它被单列出来的时间并不长,其文学过去既与新疆长期密不可分,现在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兵团形成中的极具特色的“屯垦文学”,仍应视作新疆汉语文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列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由于起点较低,它的发展,特别在新时期,用得上“突飞猛进”这个关键词来形容。但是,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总体上属于“边缘文学”(虽然“边缘文学”也自成中心,但它在全国所产生的影响、它所受的关注度毕竟有限),正处于成长过程之中,多民族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新疆维吾尔族文学受外来影响(如苏联和南亚、中亚的文学等)是十分明显的,甚至超过了汉族文学,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受到地缘的制约,往往对流行于内地的文学思潮的感应“慢半拍”,而且影响多呈稳态,而受新时期出现的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比较有限,作品基本上大都属于现实主义文学范畴。上述情况既决定了我们对“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概念的界定,也决定了我们在选择研究对象时的选取标准和研究方法。

有鉴于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主体属于现实主义文学,对待众多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17年创作的诸多作品,我们首先要考察它在历史进程中是否比较真实而艺术地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在新疆文学的发展中是否有所建树,在当时是否产生了较大的文学影响等,以此来决定我们的取舍。当然,进行

这一工作,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进行第一轮如初选,不像内地学者编著的各种成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业已经过几代学者的反复筛选,对经典作家、经典作品和经典论述已取得了共识,选择起来困难不是很大。我们则没有任何现成的先例可供参考,兼之课题是采用汉语写作,不同民族的撰稿者众多,每个人的文学观念、美学理想和话语风格很难协调一致。而且近年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翻译成汉语的不多,而撰写者中也没有一个人能够通晓新疆境内所有民族的语言文字,这就加大了选择的难度。因此,我们采取了下述方式进行:先大体确定一些基本的写作框架和选取标准,选择的尺度不妨适当放宽一些,然后由课题组各民族的学者对本民族的文学进行认真筛选,并由他们写出初稿,经翻译成汉语后再进行修改加工。这样做,理论上是可行的,实践上效果也较好。至于在对作家作品选择上可能有所失误,不够严谨,或失之宽泛,或有所遗漏。这种取舍失当的后果表现在:本应对汉族“严”一些,对兄弟民族“宽”一些,但结果可能恰恰相反,一些无法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作品所占篇幅反而较多。这也许是初创型的文学史避免不了的问题。好在文学史是一条后浪推前浪的历史长河,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作家作品逐渐会从文学史中淘汰出局,一批真正的新疆文学精品会被确认。我们欢迎年轻的学者今后的选择,包括对我们现在初步成果的内容进行选择、淘汰。

新疆当代文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多民族、多文化、多语种,多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多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也是我们确定的重点研究对象。而这种相互影响,各族作家往往是通过阅读翻译的文学作品来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各民族的文学翻译队伍迅速壮大,基本形成了“民翻汉”和“汉翻民”两大群体。他们通过长期的辛勤劳动,为各民族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也极大地促进了民族间的沟通和了解。不少汉语和外国文学中的优秀作品,被译成新疆少数民族文字后,就成了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的良师益友,成为他们获取文学信息、开阔视野、提高艺术技巧的主要渠道。汉语作家也通过各种各样文学译本,了解到兄弟民族的文学,并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因而文学翻译工作就被称之为加强各民族文学联系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各民族文学间的互动就成为可能,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多民族、多

语种的文学翻译成为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翻译工作者可谓功不可没。为了展示新疆多民族文学翻译队伍的历史功绩,总结其宝贵经验,同时也为了更便于考察论析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我们根据新疆当代文学发展的实际,将“文学翻译”列为独立的一卷来集中论述。这一安排,恐怕是我国文学史撰写体例中的第一次。是否妥当,还请学者提出意见。

文学评论是文学发展的重要一翼。在20世纪50—60年代,新疆多民族文学的评论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却有着密切联系文学创作实际的好传统,对繁荣创作、培养文学新人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到了新时期,随着文学创作的高涨,评论队伍形成一定梯队性的规模,在20世纪80—90年代达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这期间,出现了几位成绩比较突出的文学评论家,如维吾尔族的买买提·普拉提和阿扎提·苏里坦,哈萨克族的夏里甫汗·阿布达里,汉族中的周政保和韩子勇等。为了全面总结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实绩,我们在书中也列入了“文学评论”一卷。这么做,与其说是肯定他们的工作,不如说是为了鼓励促进新疆文学评论的发展。

思路与方法

面对这样一部百余万字的大书,撰写者需要把相关复杂的内容看作一个完整的系统,而不是一部材料的汇编或互不关联的作品评论集,必须持有宏观上的几个正确理念来统摄全书。在撰写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了这么两条基本的思路:一是注意多民族文学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二是放在全球化语境中去观照所论对象。

新疆多民族、多语种当代文学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要求我们目光四射,在比较中发现联系,既要揭示各个民族的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本民族文学传统的继承性和显示出来的独特个性,又需兼顾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共同性,在各自运行的轨迹中去追寻新疆文学发展相通的内在脉络。这一点,在考察文学思潮这一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中是不难做到的。因为无论是汉语文学还是各兄弟民族

文学,无论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还是新时期,在总体上都要受到 50 多年来流行于内地的各种文学思潮和强势话语的暗中左右,走过了大致相同的道路,很少出现游离在外的情况。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对文学传统、社会体认和审美意识上,在创作题材、艺术构思、文学体裁、表现手法、人物塑造和风情描绘上等诸多方面,不同民族作家既有很大的差异,也有不少近似的地方。这一点,正是我们的写作在把握整体性时必须留意的地方。在探讨各民族文学中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时,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要消除大汉族主义的作祟。事实上,新疆多民族的文学的影响是双向互动的,总体上看,并不存在孰强孰弱之分。汉语作家表现民族生活的作品固然较多,例如,闻捷、杨牧、周涛等的某些诗歌,王蒙、王玉胡等的一批小说,刘肖无的剧本《解忧》和白莘的《冰山上的来客》等众多的戏剧电影等,即是如此。他们的创作在题材和风格上受兄弟民族文学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民族作家表现汉族生活或受汉文化影响的也大有其人,如包尔汉的剧本,柯尤慕·图尔迪、艾克拜尔·米吉提、阿拉提·哈斯木等人的小说即是显例。诗歌中民族作家诗人歌颂北京、表现黄河长江等内地风物的更是不计其数,柯尔克孜族诗人阿·玛特力在题为《我的心儿留在海上》的一首长诗中,讲述的就是一位柯尔克孜族青年在东海之滨与一位汉族姑娘热恋的故事。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民族间的骨肉亲情都是十分动人的,在艺术表现手段上也是互有借鉴。新疆多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映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复杂关系是贯穿其发展始终的,这正是构成新疆多民族文学异常活跃和魅力无穷之原因所在。

我们的课题既写作于 21 世纪之初,有必要适应时代要求树立一种全球化意识,应把我们研究的对象置于世界语境中去考察,从而顺应中国文学逐步走向世界的大趋势,并从中获取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这就需要我们在新疆多民族文学中去挖掘与世界文学共通的东西。关于这方面,洪子诚先生在他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文中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他说:“文化全球化是指:在价值观上寻求全人类认同的价值底线。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天研究现代文学的价值标准,可以把它称为全人类性。它以人性论为基础,以全人类认同的价值标准来评价、研究、阐释中国现代文学。而中国现代文学也确具有全人类